



哥廷根仿佛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住了 10 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济南和北京。这里的每一座建筑,每一条街,甚至一草一木,10 年来和我同甘共苦,共同度过了将近四千个日日夜夜。……哥廷根是个小城,全城每一个角落似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古城墙上高大的橡树、席勒草坪中芊绵的绿草、俾斯麦塔高耸入云的尖顶、大森林中惊逸的小鹿、初春从雪中探头出来的雪钟,晚秋群山顶上斑斓的红叶,等等。这许许多多纷然杂陈的东西,无不牵动我的情思。

——摘自《留德十年》季羨林著

和无数阅读过季羨林先生《留德十年》一书的中国读者一样,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去哥廷根,踏寻季羨林当年赴德留学的足迹。不久前,在一位德国友人和一位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罗斯维塔·布林克曼曾长期担任哥廷根大学国际处处长,她有一个别致的中国名字——“秉玫瑰”。她和中国博士生刘道前、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逢六一起将《留德十年》译成德语,该书将在今年 10 月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百本介绍中国的书籍之一推出。而今年这个书展的主宾国就是中国。

故居依旧,韦伯楼翻修

哥廷根位于德国中部下萨克森州,是一座只有约 13 万人的小城。1935 年季羨林抵达这里留学时,该城只有 4.6 万多居民,1945 年离开时也仅有 7 万余人。

最想看的首先是季羨林居住过 10 年的故居。它位于明希豪森街 20 号,是一幢三层小楼,季羨林当年就住在三层。看来,这里和他 1980 年重返哥廷根时并无二致。街道仍然整洁,楼道一尘不染,当然不是他多次描写的房东欧朴尔太太天天打蜡所致,房客已换了不知多少茬。但德国人像“魔鬼”一样打扫房间的习惯没变。

和我们打招呼的是一位小伙子,父母不在家。他当然无从知道 60 多年前曾寄居过这里的中国房客。但此时我的心潮却难以平静。想想看,当年那位不幸丧偶、善良贤淑的女房东,把来自遥远的中国大学生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晨昏相伴,共度战乱,共抗饥馑,那是一段怎能令人忘怀的岁月啊。

西行不到两公里是王子街 21 号,也就是季羨林提到的“高斯—韦伯楼”。当年,他几乎天天去那里做学术研究。小楼建于 1737 年,和哥廷根大学同龄,现在楼的外表依旧,内设全非。2006 年,这座三层小楼因年久失修被建筑师于尔根·申克买去,重新设计装修后,租给了哥廷根储蓄所。楼内明亮之极,如大多数银行一样。陪同参观的秉玫瑰说,她在大学读书时,这里还是季老曾经留学的东方研究所,虽然房间阴暗,但不知怎的,历届学生就是喜欢那样的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楼的正式名称叫“米夏埃利斯楼”。所谓“高斯—韦伯楼”,是因为大物理学家韦伯曾在这里当过哥大物理系主任,而大数学家高斯与此楼并无联系,大概是当年的俗称,所以中国人要找“高斯—韦伯楼”,多半会碰壁。

席勒草坪,哥廷根森林

从季羨林故居往东北步行约 10 分钟就是席勒草坪。从

《留德十年》中,可以看出这里是季羨林当年时常光顾的休闲之地。他曾在这里漫步遐想沉思,和游学德国的友人欢聚,也许他在这里曾解开了不少学术难题,也曾排遣过远离故土的思乡别绪。秉玫瑰说,草坪是 1905 年为纪念德国大作家席勒逝世 100 周年而建。这位对植物素有研究的哥大汉学学者说:“你看,这里有松树、榉树、枫树、菩提树,这些树当年季老肯定都见过。但樱花树是后来栽种的。”我问:“怎么不见季老书中所说的那白色的小花‘雪钟儿’?”秉玫瑰说:“现在是 4 月末,这花已谢。季老在书中不是说了吗,‘那‘雪钟儿’开在冬春之交,是报春的象征?’”

往东去,是季羨林书中所述的“林”——“这一片丛林究竟有多大,我住了 10 年也没能弄清楚,反正走几个小时也走不到尽头。”不知多少次,他一个人到山林里来;也不知多少次,他和友人徜徉林间。我登上山顶,只见一块牌子上写道:哥廷根森林,面积 3490 公顷(约 35 平方公里)。难怪,这片广阔的山林,和它四季变幻的美景,成了季羨林当年艰辛学业之余的世外桃源,甚至,当二战岁月中天上的飞机“在散布死亡时,只要我一进入这山林,立刻在心中涌起一种安全感”。

前辈先行,后来者日众

季羨林是最早到德国留学的中国人之一,从 1935 年直至二战结束,他在哥廷根小城一住就是 10 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秉玫瑰感叹道。她说,中国当年和德国是敌对国,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下,一个中国学者能把学问做到顶尖,真是令人佩服!

也许正因为如此,2008 年 9 月,哥大举行了第一届国际校友会,将当年杰出校友的荣誉称号颁给了季羨林先生。季羨林年近百寿,由李逢六教授代为受奖。

令人欣喜的是,与季羨林当年几乎孤身一人远赴哥廷根求学不同,现在在中国有关方面与哥廷根的交往已非常密切。哥廷根的官方介绍网页甚至已经有了中文版。哥大与南京大学的校际关系已达 25 年,而在哥大留学的中国人也已近 300 人。“很多人是因为季羨林的名气而来,而哥大也的确是德国一流大学。”刘道前说。哥大校友会负责人贝尔恩德·哈克施泰特先生特地告诉我,哥廷根大学将于今年 10 月 23 日至 25 日组织首届哥大中国地区校友会。

哥大新闻处官员贝阿特·亨切尔女士说:“哥廷根大学希望出现更多的季羨林,他不仅是哥大目前最年长的校友,他的成就更是哥大的骄傲!”

题图:“高斯—韦伯楼”是当年季羨林几乎每日必去的研

刘华新摄

记得将近 30 年前,日本歌手佐田雅志在北京的北展剧场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时候,一只手持琴,另一只手在空中使劲儿比划,他说自己的中文发音很糟糕,发不好“四十四”这个音,老觉得牙齿一下子会咬住舌尖儿,弄得他很害怕,而且作为日本人,他十分佩服中文的发音,因为人的口腔器官几乎全被中文的发音调动了起来,无一不派上用场!

当时看他在台上演唱,虽然非常精彩,但对他的讲话没能理解透,直到后来我学会了日语,能跟日本无障碍地交流时,才逐渐领悟了佐田雅志那天想表达的意思。

日语大都是元音,不仅缺乏辅音的陪衬,而且也没有爆破音一说,所以从发音的角度看,字正腔圆是绝对的,无起伏、无跌宕,犹如壶里的茶水,即使有波纹也不会溢出来。

当年,佐田雅志好像是第一位到中国开演唱会的

外国流行歌手,吉他弹唱的舞台风格着实让我们

日本歌手的中国情结

毛丹青

这批大学生看呆了,随后校园里开始出现了吉他弹唱,这跟社会上流行电影《追捕》中高仓健式的平头大约是一个年代。

同佐田雅志一样,年龄相仿的谷村新司也是一位热爱中国的歌手,最近这些年他还出任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开始培养新一代人才。不过,他倒没有语言上的牢骚,大概由于不会说中文的缘故,或者因为中文的“强悍”发音弄得他灰心,反正现在很多公众场合,他从来不拿中文说事儿。包括去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日本 NHK 现场直播,谷村新司当嘉宾,用了很多非常华丽的赞美之辞,但始终未提中国的文字和语言,甚至面对开幕式上活字版的大型

表演,他也绕弯子,顾左右而言他,相应的赞美词语也开始变得有些逊色,真是一件遗憾的事儿!

不过,谷村新司的中国情结很深,作为日本著名歌手,他每年多次往返于日中两国之间,这个行动本身就很有意义。去年在上海绍兴路的汉源书店赶巧遇到电视台采访他,面对镜头,他开口就说:“我觉得上海跟东京或者大阪没什么区别,在这儿跟在日本差不多。”

其实,与这两位岁数大的歌手相比,一批日本新歌手更显得时尚一些。比如:GACKT 就是其中之一,他既是视觉上的美男子,又会说标准的中文,尤其是歌曲中的普通话说得“炉火纯青”!从风格上看,他增强了中国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亲和力,营造了一种音乐超越国界的友好气氛!

最近,一支由多名猛男组成的乐队 EXILE 正走红日本,他们有一首主打单乐,其中国情结浓烈。有一个日本学生对我说:“听了这首歌,我发誓一定要学好中文。”

本版责任编辑:王莉
电子信箱:qfjk@pd.people.com.cn

伊拉克电影呼唤春天

黄培昭

同名长篇小说,反映了远离两河流域的沙漠里普通民众的生存境况,电影风格写实,拍摄画面优美,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1980 年,萨达姆上台后不久,颁布了第 34 号法令,决定公私合营的巴比伦电影电视公司。虽然萨达姆及其幕僚为电影设置了诸多清规戒律,但巴比伦电影电视公司还是为伊拉克电影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应有的力量。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全国电影院最多时达 200 家左右,电影票价

便宜,一般穷人都能看得起。

进入 90 年代,持续的经济封锁和战争,使伊拉克电影与其他文化产业一样饱受摧残,2003 年美国对伊开战更让伊拉克电影制作陷入瘫痪。近几年,一些流亡海外的导演和演员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陆续回国重操旧业,拍摄了一些颇受关注的好片,其中拍摄于 2004 年的《在巴格达的 16 个小时》,出自著名导演塔里克·哈希姆之手。他移居国外 20 多年,战后返回故土,用摄影机真实记录了巴格达惨遭蹂躏的情景和巴格达民众的愤慨,影片在荷兰鹿特丹举办的阿拉伯电影节上获得大奖。

但是,目前伊拉克拍摄的影片多为纪录片,故事片较少。虽然多数纪录片感情真挚,手法新颖,但篇幅短小,内容单薄。这也难怪,伊拉克电影人不仅要摆脱资金捉襟见肘的窘境,而且还受到安全因素的制约,有时甚至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在现场拍摄。导演阿里·达雷德 2006 年在巴格达街头实地拍摄《梦想》时,险些被武装分子打死,后又被美军当成恐怖分子遭毒打后关押。

在阿拉伯国家中,伊拉克文化底蕴丰厚,国民文化素养较高,文化产业曾经相当发达。然而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形势下,伊拉克电影正在经历着阵痛和挣扎。尽管如此,在需要抚平心灵创伤,提振国民士气的今天,人们对伊拉克电影春天的到来,仍然充满渴望和期待。

到过首尔的人,总会津津乐道汉江的夜景、繁华的市厅广场、高耸的六三大厦和熙熙攘攘的明洞商业街。而我却钟情于首尔那些历尽百年风雨,依然默默矗立于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中的古老城门。

和所有历史悠久的名城一样,首尔也曾有过环绕四周的城郭。早在公元 14 世纪的朝鲜王朝时代,统治者就征用全国大量劳力修筑环绕首尔的城墙,并修建了四大四小共八座城门。古老的城垣经过岁月的冲刷,一些已毁于兵燹或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湮没于高楼大厦之下,也有一些遗址虽历经磨难却依然顽强地屹立着。

兴仁门(见题图)是首尔城郭的东门,韩国人也称其为“东大门”,是首尔所有古城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如果说北京的正阳门、南京的中华门给人以威严宽广之感,那么首尔的城门则向人们展示雅致敦厚之美。兴仁门的楼台由花岗岩条石砌成,上有二层木结构城楼,雕梁画栋,美轮美奂。筑城初期由于此门地势低平不利于防守,它的后面还拥有一个小的“瓮城”用来诱敌深入。今天,“东大门”早已失去了它拱卫首都的作用,周边区域变身为首尔一大繁华商业区,每天往来商贾络绎不绝。站在“东大门”的旁边,总会让我感觉到摩登时代的喧嚣与古色古香的典雅相映成趣,思维也在时光中游走穿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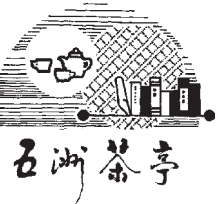
始建于 1395 年的崇礼门是首尔的“南大门”,也曾是韩国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被誉为韩国的“国宝第一号”。建成后 600 年间历尽风霜和战乱得以幸存,1962 年韩国政府对城楼进行大规模修缮时还发现了记载朝鲜王朝时代修建年号的横梁。不幸的是,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遗迹去年 2 月毁于大火,令人惋惜不已。韩国人痛定思痛,开始对如何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这一问题进行反思,还对火灾现场进行调查、发掘和考证,制定了“崇礼门复原计划”,使它有望于 2013 年重新站立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兴仁门、崇礼门向我们展示的是朝鲜王朝时代杰出的建筑艺术,那么光化门则是在向我们诉说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的历史。此

当作响的钟声穿越了古城,敲打着北岳山,敲打着白衣民族的胸膛……”字里行间流露出韩国人对于这座城门的复杂感情。如今,人们又开始了对光化门的复原工程,在原址上方罩着的形似“盖头”的巨大工作间里,考古专家和工匠们正在加班加点,力争早日揭开“盖头”,还光化门以它本来的面貌。

首尔城门的数量虽然没有老北京城“内九外七皇城四”那样繁多,但也都各具特色和魅力。正如瑞典美术史学家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所说:“在城门前,你可以感受全城的脉搏。”每当站在这些古老的城门前,我们仿佛看到了首尔的沧桑变迁,聆听到数百年前的暮鼓晨钟,感受到历史的斗转星移。

让大众徜徉在艺术海洋



法国每年有多少艺术节诞生,又有多少默默逝去,就连权威的法国文化部也无法给出确切答案。有人形容,遍布全法国形形色色的艺术节,远比法国人每天吃一种新奶酪的种类数量要多得多。在上千艺术节的潮起潮落中,已有 60 多年历史的阿维尼翁戏剧节以剧场内唱大戏、街头巷尾即兴演的狂欢气氛,令人心向往之,并赢得历久不衰的赞誉。

1947 年 7 月,青年戏剧导演让·拉维尔在古城阿维尼翁的教堂宫殿庭院里搭起一座戏台,上演了莎士比亚戏剧《查理二世》。宗教场所排演戏剧,这一创举让拉维尔名声大噪,同时也坚定了他让高雅戏剧从都市金碧辉煌的大舞台上走进乡野小城的信念。于是拥有 600 多年历史的阿维尼翁成为法国戏剧走“大众化”路线的起点。通过一年一度的阿维尼翁戏剧节,向大众展示文化之美,尽显艺术经典。戏剧节期间,人们可以从节目单上找到心仪的《哈姆雷特》《麦克白》等经典名剧;也可以在石板路边驻足欣赏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团体带来的原创现代剧目;不同肤色的外国艺术家们带来的异域音乐、造型艺术以及各种展览令观众大饱眼福;甚至浓妆艳抹穿着中世纪服饰的“剧中人”,还会邀请观众配合进行即兴表演。

2008 年第六十二届阿维尼翁戏剧节期间,310 场演出吸引了 13 万人次的观众,创戏剧节观众人数历史新高。而独立于组委会节目单之外的来自世界各地的 800 多个小剧团的逾千场表演,更让观众感受到多元文化的丰富多彩。

阿维尼翁戏剧节的持久魅力,固然源于古城的文化底蕴、旖旎的自然风光以及主办方丰富的经验,但置身于大众狂欢的气氛之中,我又生发出些许新的感想。

首先,阿维尼翁戏剧节秉持的“大众戏剧”、“还文化于民”的理念成为它走向繁荣的支撑。戏剧节创办之初,只有专业和正式剧团参加,但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一些自行组建、酷爱戏剧的民间团体不请自来,希望借此舞台寻觅自己的“伯乐”和“粉丝”。于是,曾经阳春白雪的戏剧艺术开始与寻常百姓亲密接触。每年主办方正式邀请的演出与游走街头巷尾的表演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人人是演员,处处是舞台的戏剧节,实现了创始人拉维尔执着追求的“戏剧大众化”。舞台戏是戏剧节存在的灵魂,围绕戏剧主题举办的音乐会、舞蹈、摄影展、电影、大师课堂等活动则拓宽了戏剧节的外延,并培养出一大批潜在观众。“普及戏剧艺术、培养戏剧观众、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远比赢利来得重要。”拉维尔希望戏剧节成为一项公益文化事业,帮助民众提高艺术修养和文化情趣,他的愿望实现了。

另外,勇于创新更成为戏剧节长盛不衰的法宝。从 2004 年起,戏剧节引进了艺术总监责任制。组委会每年邀请一至两名知名戏剧艺术家,共同确定当年戏剧节主题和遴选演出剧目。这些才华横溢、风格迥异的艺术家为戏剧节注入了新的活力,让观众每年都能品尝到风味不同的艺术大餐。2008 年法国艺术家瓦雷利·德雷维尔女士和意大利艺术家罗梅欧·卡斯代卢奇的联袂监制,使这届戏剧节在语言戏剧和视觉艺术效果之间形成了巧妙对话。今年即将拉开大幕的戏剧节艺术总监是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黎巴嫩裔导演穆瓦德,他将为观众设计多场洋溢黎巴嫩风情和魁北克故事主题的表演活动。

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各种艺术节层出不穷,但要经得起岁月洗礼、保持旺盛的人气,并彰显其高品质的艺术魅力,阿维尼翁戏剧节走出一条成功之路。将观众需求放在首位,让民众在艺术海洋中快乐徜徉,如此立意的艺术节,自然青春永驻、魅力无穷。